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玉燕姻緣全傳
第八回 莫六頭侯府謗友 黃子方酒債無償

詞曰：遠望高山一廟，不知是何神道；近看原來是個土地祠，千年萬載無人到。東廊又敗，西廊又倒；判官無頭，小鬼無腦；娘娘背後長筒蒿，香爐裡面長青草。有個鄉里老兒來還願，捧上個豬頭還嫌小。判官伸手望外推。娘娘但願天天有得也罷了。這首開詞按下。

且說那人到得店門首，下馬離鞍，拴扣絲韁，望著張寅道：「家老爺多多致意相公。昨日托買古董、緞匹，敝上人說不必代買，待到都中再去備辦。早間敝上人同呂相公去游玄墓、靈岩，此刻已回船。要將呂相公帶在京中，去老爺衙門裡做幕賓。少刻就要開船，故此命小人趕相公回去，有要緊話說。恐相公步行有一會，因此備馬前來請相公；相公就將小人此馬騎了，快些回去，不可遲誤。」張寅只得望著黃、李二人道：「非是小弟得罪二兄，無奈捨本家急欲開船，呂昆又要同去，自然有話回言。得罪二兄，改日登門便了。」那人將絲韁解下，張寅別過黃、李二人，踏蹬上馬，家人隨後。直走到閶門五花街呂府而來。

你道這請張相公的是那個？就是張相公先命書童回去，吩咐書童命家人扮作〔差〕官，教他如此如此，我在某處，都是做成圈套，前來假報軍情。此刻到了呂府門首，離鞍下馬，打外面進來。

呂相公正在內室與太夫人談心，張寅一會入內，見了老太太道：「小姪張寅拜揖！」鮑氏夫人見張寅臉上一點血色也沒有，忙開口問道：「賢姪如何般光景？」張寅道：「小姪方才在齊門騎馬來的，被那馬拈括播播，走快了些，所以如此。」呂相公道：「兄請坐下，小弟有話相談。」張寅坐下，家人送了一巡茶。此刻天色漸晚，鮑夫人吩咐備晚飯不言。

再講呂相公望張寅道：「兄可知黃子方與李連義早間曾來請我？蒙兄所教之言，門上的人已（一）回他去了。」張寅聽得，微微笑道：「可知愚兄有先見之明。這兩個賊自在賢弟這裡一去，隨即趕到南廠。不意路中相遇，是我心生一計，假作要買玩器、緞匹為由，只兩個賊要想於中剝（駁）削，不料他二人信以為真，跟著愚兄。是我先到齊門，後至衙門，也曾走了幾家。他認愚兄當真要買什麼妝花、玩器，也無非是句戲話。他二人出得門甚早，並沒有用飲食。我將書童打發回去，命家下人扮作差官模樣，騎了馬，趕至古玩店門首。說古董、妝花在京中去備辦；又說賢弟要與張刑部一同進京，即刻開船，有要話商量。故爾愚兄方才脫身。只餓得他們二人眼花撩亂，苦口難言。賢弟，愚兄此計做得如何？」呂相公深深一躬，道：「多蒙長兄一片婆心，小弟無不感仰。」鮑夫人道：「只也是賢姪為你兄弟一片美意，我兒日後再不可與他們來往，拂了你兄長的婆心。」張寅道：「此等小人，卻要十分遠他。只是小姪結仇與他，未免背後暗恨。賢弟也少在外面行走，自然無妨。一切小心為上。」鮑氏夫人道：「我的兒，你兄長這些言語須要緊記！」吩咐擺下了晚飯，留張相公飲酒不題。

再言黃子方與李連義此刻見張寅匆匆而去，黃子方道：「這才是：一著不到處，滿盤都是空。昨晚要將呂昆留在侯府，今日侯大爺卻也不致如此。」李連義道：「天色已晚，我們還不回去，等待何時？」二人暗暗的心中痛恨。正所謂：

寒天吃冷水，點點在心頭。

只得別了店家。二人奔閶門而來，一頭走，一頭恨。黃子方望李連義道：「我此刻肚子裡好像蝦蟆亂叫一樣。」連義道：「黃兄，再不要說起！我眼睛裡好像蒼蠅在此亂飛。」李連義褲帶子都弔下來了。黃子方道：「李兄，我有句話同你商量。此刻腰裡若是要錢，一個卻也沒有，只有身上這件青綢外蓋，我想脫下來拿去當幾錢銀子，且在那個館裡吃他一頓飯，有話再講。」李連義道：「這個如何使得！當了衣服，如何回去見人？」黃子方道：「獨不聞『殺人可恕，饑餓難當』？如今頭疼且顧頭。」李連義道：「黃兄不必如此。你我目下雖然革了功名，到底還有些臉面。人道：門風雖破，骨格猶存。在那當舖門首脫衣服，被人看見，豈不笑話？如今且去用頓酒飯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

黃子方只得跟他轉灣抹角，到了一座酒館裡面坐下。走堂的來問道：「二位相公還是用酒？還是用飯？」黃子方道：「我們先吃飯，後用酒。」走堂的取過水牌道：「二位相公用什麼菜？請點。」黃子方推李連義，李連義推黃子方，二人謙遜了一會，點了雙碗醋溜東坡肉、文思豆腐，其餘都是些小吃。一會都擺將上來。二人用過了飯，隨即取上暖酒，自篩自飲。黃子方歎了一口氣，道：「今日找不著呂昆，只怕侯家的大門有些難進。我看張寅這番行事，想必都是做成的圈套，為那呂昆斷絕我們的往來。好生可恨！」李連義道：「黃兄，此言不差。昨日我們在園中曾約過他，今日務必前來。定是回去會見張寅，道及園中之事，自然張寅說侯家不是一班好人，所以這等做法。我們與他將來狹路相逢，此仇必報。但是侯大爺府中怎生回去相見？」黃子方道：「事已如此，又道：丑媳婦免不得見公婆面。縱然被他打罵，也是要去的。」二人共商量計較不題。

撥轉文詞，再言侯韜在家下等至午飯時候，並不見黃子方、李連義到來，命人先往黃子方家裡探信。原來黃子方一向卻有家眷。只因上年妻子亡過，並沒有續弦，故爾家下並無親族、用人。早間侯府裡飲食，晚間回來安歇。此刻門已鎖上，並無一人。就是李連義也是借在朋友人家居住。有人前去問信，那家回道：「李相公清早出去，尚未歸來。」家人回來回道：「二位相公不知何往。」侯韜大怒道：「受人之托，必當終人之事。他二人用我許多銀子，沒有一事能辦。這等可惡！怪不得一領頭巾也保不住。」莫六頭在旁邊聽了這一句話，暗暗想道：「每每做事，總是他二人向前出頭。趁此大爺心中不樂，何不借此說上幾句？等大爺打發他走路，永遠不許上門，日後有事，自然大爺托我去辦，到是一場好買賣。請教一碗飯還是一個人吃的好？還是兩個人吃的好？」想定主意，忙向侯韜道：「此時日已將午，還不見他二人回來。晚生想他二人不是好人，將來有了呂昆，未必還來趨奉大爺。此想必棄楚投漢，定然將大爺不好處一〔一〕說與呂昆得知，豈不是賣國求榮？大爺何不趁此拒絕，不許上門？」六頭這幾句話不要緊，侯韜回過味來，望著六頭道：「此言說得有理！他昨日見呂昆送那人的銀子，不過一面之交，如此慷慨，定說姓呂的是個大老官，那裡將來還有我在眼內！」忙吩咐家裡人道：「黃、李二人若是同姓呂的來便罷，若是沒有姓呂的，他二人不許他進門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正所謂：

明槍容易躲，暗箭最難防。

不言侯韜動怒。再講黃、李二人在酒館中用酒，吃到下午，李連義向黃子方道：「你在此等我一等，我到個朋友家，借他幾錢銀子來會帳便了。」言畢，下了酒樓就走。一連借了幾家，不是不在家，就是不湊手。李連義急得拍腿道：「黃子方在那酒館裡怎麼出門？」正在疑難之際，忽然遇見侯府家人道：「李相公為何在此？大爺命你請那姓呂的在那裡？」李連義望著侯府家人，道及請呂昆的原由，說了一遍。那人道：「原來如此！適才太爺吩咐：沒有姓呂的，不許上門。只便怎麼？此刻你相公往那裡去？」李連義道：「打點去借幾錢銀子，來會帳錢。無奈走了幾處，總是沒有。」那人說道：「我們住在閶門，路遠。與這裡的人不熟；又沒有帶得銀包，只便怎麼？」李連義道：「你請去公幹，我自自有道理。」言畢，那人回去，自回閶門，將見李連義的話細說與侯韜。